



上部

一、出逃

吴雪峻记不清骑着这匹名为孤云的白马在苍茫的荒野上奔跑了多久，处于惊慌状态中的他，脑子里不断闪动着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模样，这些幻象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不断挥动马鞭抽打着孤云，孤云使出浑身的劲向前狂奔。

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孤云突然放慢步子，回过头，望了望背上的主人。此时，吴雪峻的心渐渐平静，长长地吁了口气后，摸了摸脑袋，似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能从那场天昏地暗的恶战中幸存下来。现在，枪炮声、呐喊声、马蹄声都已远去，展现在吴雪峻面前的是一幅立体感很强的画面：涓涓流淌的小溪、错落有致的水中岩石、郁郁葱葱的森林、鲜花盛开的草原、悠闲飞翔的鸟儿。

眼前如诗如画的风景让吴雪峻陶醉，他跳下战马，牵着孤云的缰绳缓缓蹚入溪水，溪水不深，仅仅淹没大腿，吴雪峻在一块浮出水面的岩石上坐下，手轻轻地抚摩着这匹与他一块儿死里逃生的战马——孤云。长时间的奔波，孤云的腰背满盖着痛楚的鞭痕，背上被沉重的马轭刮破了皮，四条腿肮脏浮肿，线条模糊，从前那双明净光亮的眼睛布满血丝。

怜惜、内疚、感动……百感交集。一时间，吴雪峻说不出话，他把头紧紧地贴在战马身上。对于主人的爱抚，孤云由于激动，身子微微地颤抖。当吴雪峻把一块干粮往它嘴里塞时，孤云晃了晃脑袋，用湿润的鼻翼和嘴唇在吴雪峻头上摩挲着，就是不张开嘴。吴雪峻明白孤云知道干粮所剩无几，它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主人饿肚子，动物竟能如此善解人意，吴雪峻心头不禁涌出一股温情，轻轻地抚摩了一下马背，说：“孤云辛苦了，好好歇歇吧。”

孤云似乎听懂了吴雪峻的话，摇了摇短尾巴，慢悠悠地在岸边蹲下身子。吴雪峻望着孤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孤云这四匹马远远望去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但对于识马的吴雪峻来说，却是一匹不可多得的好马。吴雪峻年轻的时候就是个驯马高手，知道作为一匹好马，必须具备体质良好、胸廓深长、腰背有力、腿关节结实等条件，而这些条件孤云恰好都具备。吴雪峻来到国民党第四十九骑兵团的时候，一眼

就相中了这匹不起眼的白马。事实上，在吴雪峻相中孤云之前，也曾有许多人相中孤云，但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匹骏马来欣赏，却不敢把它当作自己的坐骑，因为他们听信了一个相马名手的话。相马名手说，孤云绝对是匹好马，但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会在紧要关头背叛或者危害它的主人，吴雪峻可不信这样的鬼话。

骑上孤云的吴雪峻转战南北，孤云真是一匹神奇的骏马，战场上，它善于把握战机，关键的时候，跃进、停顿、转身，比豹子还敏捷，比狮子更凶猛。有一回，吴雪峻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背后有个日本鬼子举枪朝他瞄准，孤云眼梢瞥见，闪电般转过身子，悬起前足，把日本鬼子手里的枪踢掉，吴雪峻迎上前去，一刀结果了那个日本鬼子的性命。

由于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吴雪峻很快便从一名战士升至副团长。吴雪峻非常清楚自己官职的提升离不开孤云的鼎力相助，他开始把孤云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每天，吴雪峻都要亲自给孤云洗澡，梳理马鬃。作为一名驯马高手，吴雪峻懂马，知道如何体贴马，如何与马交流。孤云耳朵竖起，微微摇动，表示“很高兴”；耳朵前后左右不停地摇晃，表示“不高兴”；耳朵静静地倒向后边，表示“兴奋”；耳朵向前倒或倒向两边，表示“疲劳”；耳朵向两边耷拉着，头低下，表示“想休息”；耳朵高扬起，向两边直竖，表示“紧张”；耳朵不停地摇动，头扬起，表示“害怕”。

对于孤云肢体表达出的语言，吴雪峻摸得很透，比如孤云表示害怕时，他会将它的头揽在怀里，笑眯眯地说：“别怕，有我在呢。”孤云想休息，他立即将它牵入马厩，让它好好地睡上一觉。

平日，孤云爱耍小聪明，比如它拉马车运粮食，一次只肯拉20袋，每次装完车，它都要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如果超过20袋，便拒绝拉车，嘴里嘶嘶地叫个不停。遇到这种情况，其他的主人一般会拿起马鞭，将马狠狠地抽上一顿，吴雪峻可不这么干，心领神会的他笑眯眯地走上前，将马车上多装的粮食卸下，背在自己身上。

孤云很有灵性，把吴雪峻的关心和体贴记在心头，加倍付出报答，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与吴雪峻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之间一眨眼、一举手、一颦一笑都非常有默契。

坐在岩石上的吴雪峻解下空荡荡的军用水壶，装上满满一壶溪水，然后

悠然自得地坐着，吮一口溪水，嚼一口干粮，顿觉心旷神怡，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觉得干粮是世界上最可口的美味佳肴，溪水则赛过百年老酒。吃饱喝足后，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岩石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黑暗展开墨色的天鹅绒，掩盖了地平线，远望群山，只隐约辨出灰色的山影。寒风肆意地吹刮着森林，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这声音刺激着吴雪峻的神经，使他变得恐惧不安，不久前刚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恶战，像幽灵一样重新出现在脑海。

前天，国民党第四十九骑兵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部队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伏击日军。当日军部队从森林边那条小道经过，并进入包围圈后，刘雪兵团长一声令下，埋伏在森林里的国民党军骑兵向日军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日军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但他们毕竟训练有素，短暂慌乱之后，便稳住阵脚，集中火力朝涌上前来的国民党军骑兵疯狂射击。

战场上霎时枪声雷鸣、弹火殷红、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在与日军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四十九骑兵团渐渐取得主动，日军的阵脚开始变乱，眼看即将取得战斗的胜利，忽然，从后方涌出密密麻麻装备精良的日军骑兵。见有了增援部队，退却的日军重新稳住阵脚，朝四十九骑兵团发起凶狠的进攻，两军绞在一块，一场血肉横飞的恶战继续着。

骑兵团副团长吴雪峻在战斗刚打响的时候，表现异常勇猛，他左手挥舞马刀，右手握着手枪，一个个日本鬼子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战斗中，二营营长鲁兵始终陪伴在吴雪峻身旁，他与吴雪峻齐头并进，奋勇杀敌。

激战正酣之际，吴雪峻身边的鲁兵忽然从马背上倒下，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从鲁兵身上喷溅而出的鲜血使吴雪峻产生恐惧，乖乖，鲁兵要是向前半个身位或者后退半个身位，这发子弹击中的就不是鲁兵，而是他了。吴雪峻的嘴里禁不住嗤出一股冷气，向四周望了望，发现自己的部队在这场战斗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大量的日军骑兵正从远方奔来，如果不立即逃离战场，必定死路一条。吴雪峻发热的脑子迅速冷静下来，对生的渴望使他瞬间做出了惊人的决定：逃离战场！

吴雪峻紧勒缰绳，猛地抽了一下马鞭，孤云领会主人的意思，飞也似的朝后方跑去。吴雪峻的身子紧紧贴着马背，一颗颗子弹噼噼响着从头顶上飞

过，他的手心出了汗，就像涂了一层黏液似的，乱飞的子弹逼着他把脑袋伏在潮湿的马脖子上，刺鼻的马汗臭味直往他的鼻子里钻，但他顾不了这么多。

孤云一路狂奔，马蹄下扬起棉絮一般的尘雾……

月亮悄悄地爬上天空。一缕缕夜雾从山坳里升腾起来，像乳白炊烟似的一团团飘出，慢慢地融进夜空，吴雪峻深吮一口，一种分不清激动还是悲伤的感情润入心房，他为自己死里逃生暗暗庆幸，又为失去最好的战友而悲伤。鲁兵和吴雪峻是同年兵，平日关系非常融洽，战场上，他们互相配合，亲如兄弟。而今，最亲密的战友已离他远去，但鲁兵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嵌在吴雪峻的脑海里，他死亡前痛苦的表情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吴雪峻心头，使他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夜已深沉，月亮如剑孤独地悬在空中，溪流在星光下哗哗地流淌，寒冷刺骨的山风，在山顶、山谷旋转。稀疏的光线，暗淡的星星，好像被蒙在一层纱幕后面，隐隐约约，间或可见三两只萤火虫在森林里悠悠晃晃地闪动，溪流边的青草里，有许多小虫子在凄凄地叫，把夜衬得更加空寂、凄凉。吴雪峻静静地躺在岩石上，忽然有了体验死亡的想法，他闭上双眼，静下心来开始均匀地深呼吸，现在，吴雪峻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但这种状态仅持续几分钟，他的脑海里便飘出一片春天的原野，原野上莺飞草长，灿黄灿黄的油菜花开得无垠无际，头顶上一轮银盘般的太阳暖融融地照着，耳畔蜜蜂和蝴蝶哼哼地唱着，原野的前方，一条清澈潋滟的河流里悠悠冒出一缕长发，紧接着一张清纯的姑娘面孔浮出水面，那双清明乌黑的眸子转悠，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兰香味让躺在岩石上的吴雪峻心醉神迷，血脉偾张。

姑娘水一样的皮肤，水一样的眼睛，水一样的身段。她大大方方地从河里游到吴雪峻跟前，亮开嗓门唱起家乡的山歌调调：

妹妹挑土哥挖塘

汗珠跟着泥水滴

妹挑千斤不知累

哥在泥里不觉凉

.....

明丽的歌声如同溅珠漱玉的清泉，在吴雪峻心头萦绕回旋。

“如水——”吴雪峻轻轻嘟哝一句，随着声音的发出，他陷入了回忆之中。

二、享受縱橫馳騁的感覺

“哇——哇——哇——”

吳雪峻出生那天，清脆響亮的哭聲讓坐落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寂靜的吳家小院頓時有了生機，正躺在床上抽大煙的吳雪峻祖父吳一平聽到哭聲，兩眼發亮，急忙扔掉煙槍，朝門外跑去。

此時，產房裡傳來吳雪峻祖母林萍芳朗朗的笑聲。

“老伴，究竟是丫頭還是帶把的？”吳一平邊問，腿邊打哆嗦。

吳一平如此緊張當然有原因，吳章成是家裡的獨苗，從小就受到吳一平和林萍芳的溺愛。

在福州，吳一平是赫赫有名的鹽商，銀子對他來說不成問題。當時正值軍閥混戰，軍人地位顯赫，吳一平希望兒子能在軍閥隊伍裡謀個一官半職，這樣，他在父老鄉親面前身板子就能硬起來。於是，他慫恿兒子從軍，吳章成在父親的鼓勵下參軍入伍。由於他有文化，腦子又活絡，將父親給的大把鈔票用於巴結上司、疏通關係，很快便得到上司的賞識，官運亨通的他沒當幾年兵，便成為一名營級軍官。

兒子當官沒多久，就給父親吳一平寫了一封信，說他在山東相中一位名叫劉晚秋的小姑娘，這讓吳一平頗為惱火，在吳一平看來，福州姑娘個個長得水靈，跟水蜜桃似的，何必跑到大老遠的山東去娶媳婦。為了娶媳婦這個問題，他曾與回家探親的兒子吳章成大吵一頓，吳一平甚至以斷絕父子關係威脅，但吳章成不為所動，他與劉晚秋的爱情之火越燒越旺，兩人愛得死去活來，吳章成一不留神便在劉晚秋身上播下了種。得知劉晚秋懷孕後，吳章成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劉晚秋懷上了，他要與劉晚秋成親。

吳一平馬上寫信回絕。可吳章成的第二封來信，讓吳一平改變了態度。

吳章成告訴父親，劉晚秋懷孕之後，他曾找當地一個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算過，算命先生得出結論：劉晚秋是旺夫命，懷的是兒子！

吳章成的這封信讓吳一平由憂轉喜，他希望吳家的祖業代代相傳，沒有帶把子的顯然不行，既然劉晚秋能替吳家續上香火，吳一平也就勉強同意了這門親事。

很快，刘晚秋就嫁进了吴家。刘晚秋长得标致，块头大，脾性火爆，在吴家，大伙都让她三分，因为吴一平搁下一句话：刘晚秋将来会为吴家生个带把子的！

这句话把吴家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吴家从来都是阴盛阳衰，吴一平与林萍芳结婚后，在生下四个女儿之后，总算是盼来了吴章成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吴章成和刘晚秋第一胎就是个儿子，这让吴一平刮目相看。

尽管有算命先生的话搁着，但是骡是马最终还要验证。刘晚秋分娩那天，吴一平还是感到紧张，他在亲朋好友之间早就拍胸脯说，儿媳怀的是男孩，可万一整出个丫头片子，那面子可就丢大了。

“老伴，究竟是丫头还是带把子的？”见里屋没有回音，吴一平的腿哆嗦得更厉害。

“带把子的！”林萍芳透着自豪和底气的话从里屋传出。吴一平一时兴奋地蹦了起来。

“看来把章成这兔崽子送到部队这步棋没走错。当过兵的男人，炮打得就是准哟！”

吴家沉浸在幸福与快乐之中的时候，前线忽然传来吴章成在军阀混战中阵亡的噩耗。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吴家立即由喜转悲，整个家族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吴章成离世后，吴家最痛苦的人莫过于刘晚秋，失去顶梁柱的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段时间，形单影只的她经常以泪洗面，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当她看到儿子吴雪峻天真可爱的模样时，心头的痛苦和失落顿时减轻了很多。

无论多么困难，都要把儿子抚养成人！这个念头支撑着刘晚秋的生命和灵魂。

因为性格倔强，刘晚秋与婆婆林萍芳时常有口舌之争，吴雪峻14岁那年，刘晚秋与婆婆林萍芳发生了激烈争吵，她一气之下，带着儿子吴雪峻回到了娘家。

刘晚秋的娘家位于山东山清水秀的西子村。一条弯弯的西子河穿过山村，从远处望，河像嵌在绿色帐幔间的一根银弦，河的四周渺无人烟，叠叠青山与人在水中相照，更添几分宁静，高山呵护着河水，河水从不枯竭。吴雪峻

跟随母亲来到西子村后，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他的青年期就在这青山绿水间度过。那时的吴雪峻就像河边刚刚破土而出的春笋，开始茁壮成长。

在西子村，刘晚秋和吴雪峻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吴雪峻的外公刘忠德是个酿酒高手，酿出的米酒香气馥郁，饮后令人荡气回肠。正是他的美酒，促成了吴章成与刘晚秋之间的姻缘。

那是一个明月高照的夜晚，荷枪实弹的吴章成骑着高头大马从军营里跑出来逛荡。当他路过一条林荫小道时，忽然闻到阵阵酒香，好酒的吴章成顿时垂涎欲滴，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循着酒香找到了刘忠德开的“晚秋”酒店。

在酒店，吴章成点了几盘菜，要了一碗酒，开始自饮自酌，喝得兴起的时候，刘晚秋刚好走进酒店。吴章成看到如同天仙下凡的刘晚秋，两眼发直，笑容满面地招呼刘晚秋一块饮酒。刘晚秋是个爽快的山东姑娘，也不推辞，便与吴章成把酒问青天。

那天，两人一边饮酒，一边天南海北侃大山，不一会儿，吴章成就醉倒了。第二天一大早，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睡在酒店小木屋里舒适的床上。

明媚的阳光透进屋子，吴章成顿觉神清气爽，打了个哈欠后，起身走出屋子，发现刘晚秋正守着个大木盆，吭哧吭哧地洗衣服。

“姑娘，这么早起呀！”吴章成一脸的微笑。

刘晚秋“哦”了一声后，直起腰来，整张脸就像从乌云中钻出来的满月，明亮而动人。

“客官酒醒了？”刘晚秋眨了眨眼。

吴章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客官，你的酒量不行，以后就别逞能了。”刘晚秋笑吟吟地说。

吴章成的脸顿时红到耳根，为了挽回点面子，振振有词地说：“妹子，我是因为状态不好，才败在你手下。”

“等你状态好的时候，再来挑战，本小姐随时恭候。”刘晚秋秀眉一挑。

“一言为定！”吴章成的目光定定地望着刘晚秋，与其说是下战书，不如说是被眼前这位长相靓丽且有脾气的姑娘迷倒。

离开“晚秋”酒店后，刘晚秋倩影便在吴章成脑海里留下了烙印。过了些日子，吴章成再次来到“晚秋”酒店，与刘晚秋开怀痛饮。

酒逢红颜千杯少。

那天，吴章成再次酩酊大醉。

又过了一些日子，吴章成又来了……两人在推杯换盏中埋下了爱情的种子，并很快生根发芽，后来，刘晚秋嫁到了福州……

现在，女儿从福州归来，刘忠德喜极而泣，刘晚秋是刘忠德的掌上明珠，他的酒店就是用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女儿走后，刘忠德没有了酿酒的激情，“晚秋”酒店也关门歇业。现在女儿的回归，重新点燃了刘忠德酿酒的激情与灵感，那段时间，他精心酿造的酒醇和柔绵、回味悠长，更令人叫绝的是喝了之后，有空杯留香、回味无穷之奇效。

村里的人都说刘忠德酿酒技术因为女儿的回归梅开二度，且手艺比以前大有长进。听了村里人的评价，刘忠德“嘿嘿”一笑就算敷衍过去，在他看来，村里人只说对了一半，他之所以浑身上下喷发出酿酒的激情，除了女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身边多了一个外孙。平日闲下来时，他常带着吴雪峻四处游荡，其间，他们最常去刘忠德的弟弟刘才德的马场。

刘才德的马场位于西子村尽头与山麓的交界处，马场用土围墙和石头砌成，建筑物风格别致，与周围浑厚的环境非常协调。

吴雪峻第一次走进马场时，马场里的马匹分散在四周。见有人来，刘才德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马场里的马顿时开始跑动起来，它们发出一声声长嘶，这声音有着原始的、狂野奔放的力量，初来乍到的吴雪峻内心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舅爷刘才德牵来几匹骏马，让吴雪峻选一匹马感受一下骑马的滋味，吴雪峻一眼便看中一匹浑身似火、两眼有神的骏马。当他准备骑上马时，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那是我的坐骑红玉，你骑不得！”

吴雪峻转过头，只见身后站着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孩子，他是刘才德的孙子刘一平，因为脸黑，脾气火爆，大伙便给他起了个绰号——“黑虎”。

既然黑虎不让吴雪峻骑红玉，那吴雪峻就得再选一匹马过把瘾，他的目光在另外几匹马身上穿梭，最后看中马群中一匹枣红色的马，这匹马块头较小，厚厚的睫毛下面闪露的神采既庄重又温存，它的面部轮廓高傲，一绺额鬃从头上覆盖下来，增添了妩媚风情。吴雪峻注视它的时候，这匹马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我想骑这匹马。”吴雪峻对舅爷刘才德说。

“这匹马性情古怪，骑不得。”舅爷刘才德立即制止。

吴雪峻顿感失落，来到那匹马旁边，用手轻轻地抚摩了一下它的身子，那匹马显然不欢迎吴雪峻的这个举动，它转过头，朝吴雪峻发出“嘶嘶”的警告声之后，继续低头吃草。

“你就试骑一下吧！”黑虎怂恿道。

此时，刘才德正与刘忠德聊天，根本没注意到吴雪峻在黑虎的帮助下，已经骑上了那匹枣红色的马，那马显然对吴雪峻的这个举动非常反感，它发出一声嘶叫后，前蹄在空中不断划动，马背上的吴雪峻晃了晃，慌了手脚的他紧勒缰绳，吴雪峻的这个举动彻底点燃了马的火爆脾气，它疯了一样在马场里狂奔，马背上的吴雪峻虽然惊恐万状，但身子紧紧地贴着马背，手牢牢地抓住缰绳，就像一位溺水者紧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惊险万状之际，刘才德出现在马场中央，他跳到冲过来的马的正面，扬起两只手臂，做了一个停止奔跑的动作，但马并没理会，它依旧朝做手势的刘才德奔跑而去，就在马要撞上刘才德的那一刻，刘才德倏地闪开，随着马的冲势，他紧跑过去，又跳到马的前方，又闪开……反复几次后，马渐渐地抑制住了野性，慢慢地停了下来。

刘才德见马停下，立即上前把吴雪峻从马背上抱了下来，此时的吴雪峻面色铁青、浑身发抖。

远处的外公刘忠德更是吓得面无人色，见吴雪峻得救，猛地扑上前去，抱住外孙“呜呜”地哭。

虚惊一场。

那天离开的时候，刘才德拍了拍吴雪峻的肩膀，对刘忠德说：“哥，这小子人小胆大，那匹马把他颠了那么久，居然没把第一次骑马的他摔下马来。看来，他的悟性很高，只要稍加琢磨，就会成为一名驯马高手。”

“吓死我了。”刘忠德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才德，我问你，如果我的宝贝疙瘩从马背上摔下来，结局会怎么样？”

“哥，实话告诉你，那匹马名叫千里红，名字虽然好听，脾气却是马场所有马匹中最坏的。雪峻今天算是命大，如果被它从马背上颠下来，恐怕凶多吉少啊！”

“看来骑马不是件好玩的事儿，以后我们再也不来马场了。”刘忠德轻轻

地拍了拍外孙细嫩的肩膀。

“外公，我喜欢马场，你下次还要带我来！”吴雪峻仰起头，语气坚定。

既然外孙喜欢马场，刘忠德只好顺着他，闲下来时，他便带外孙到马场，每次到马场，吴雪峻都会快活得像只融进森林的小鸟。

在马场，小小年纪的黑虎总要在吴雪峻面前卖弄自己的驯马技术，他骑着红玉在马场里一边转着圈子，一边在马背上表演一连串华丽的动作，让吴雪峻十分羡慕。

为了学会骑马，吴雪峻拜舅爷刘才德为师，学习驯马技巧。对于收个天资聪慧的徒弟，刘才德欣然接受，他告诉吴雪峻，养马与养牛是两码事。牛任劳任怨、逆来顺受，马则不同，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中，英雄所骑的战马都立下赫赫战功，从古到今有许多歌颂马的成语，比如马到成功、汗马功劳、马不停蹄等等，所以要想学驯马技术，就得与马交流，与它建立深厚的感情。

舅爷的话让吴雪峻对马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他跟着黑虎玩套马、驯马、赶马的游戏。在马场里，吴雪峻与其他马都好相处，唯独千里红见到他，还是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这让吴雪峻对千里红更增添了几分好奇和征服欲望。

那段时间，吴雪峻总是找机会与千里红套近乎，千里红肚子饿了，他就奉上马食；千里红休息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给它讲故事；千里红在马场漫步时，吴雪峻就像保镖一样与它如影随形。慢慢地，他与千里红建立了感情。语言、态度、坐、卧、跑，一切微妙的细节，吴雪峻与千里红之间都有了默契。

吴雪峻与千里红建立了浓厚感情之后，当他再一次骑上千里红时，千里红没有任何反抗，反而嘴角堆着笑意。吴雪峻在马背上坐稳之后，千里红便载着他在马场里欢快地奔跑着。

蓝天、草坪、绚丽的野花、斑斓的马群，如同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从吴雪峻眼前闪过，他顿时心旷神怡，感受到了骑马的快乐，尤其是征服马场里脾气最坏的千里红，更让他在快乐之中又增添几分自豪。

吴雪峻骑着千里红在马场里奔跑几圈后，目光突然落在马场不远处的一座阁楼上，此时阁楼的窗户刚好打开，首先映入吴雪峻眼帘的是一双纤纤玉

手，那纤嫩的手指修长而丰满，吴雪峻的目光沿着这双玉手向上移，看到一个女孩玲珑的背影，女孩左手挽着飘逸的长发，右手持梳，胳膊从头顶拐过来，那轻柔如流水的梳发动作使马背上的吴雪峻浮想联翩，他情不自禁地勒住缰绳，心领神会的千里红立即慢了下来，迈着悠闲的步子向着阁楼所处的方向靠近。

女孩的背影越来越清晰，吴雪峻的心一阵悸动。

女孩以一个非常优雅的甩头动作结束整个梳头过程，她伸了伸腰，尔后转过身子，这时吴雪峻才看清这位与他相距10米左右的女孩，那是一个年纪与他相仿，长得如同一汪清水的女孩。

阁楼里的女孩看到有位陌生男孩在马背上注视着她，也不怯生，目光也定定地望着吴雪峻。

吴雪峻朝她挥了挥手，女孩也朝他挥了挥手。

在吴雪峻与女孩打招呼的时候，一只白鸽飞进阁楼的屋里，轻飘飘地落在女孩的肩膀上，女孩用手轻轻地抚摩着白鸽的羽毛，动作轻巧又温柔。

这一刻，女孩和白鸽在吴雪峻眼里定格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就在吴雪峻望着小阁楼出神之际，冷不丁背上被人拍了一下，掉过头，只见黑虎一脸坏笑地站在身边。

“想不想和阁楼里的女孩一块儿玩耍？”黑虎问。

吴雪峻点了点头。

黑虎朝小女孩大声喊：“赵如水，一块儿玩去哟！”

女孩听到黑虎的召唤，飞也似的从阁楼里跑出。

黑虎兴高采烈地向赵如水介绍吴雪峻：“如水，这位是我的表哥吴雪峻，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位玩耍的好伙伴了。”

赵如水朝吴雪峻笑了笑：“雪峻哥，欢迎你的到来，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们一块儿去捉鱼虾，如何？”

黑虎的话立即得到赵如水和吴雪峻的响应，三人边说边笑地沿着弯弯的山路往下走，没走多远，便见山谷间有一个岔口，一层层一叠叠的瀑布自岔口处飞泻而下，飞流有的似巨龙入水，有的似珠帘倒挂，浩浩荡荡地汇入西子河。

顺着溪水继续往下走，在离西子河不远处，一汪清潭映入眼帘，清潭不大，极度透明，可以看到潭底小鱼虾在背阴处慢慢地游、慢慢地爬。

“下水捉鱼虾哟！”黑虎边说，边挽起裤管下水。

吴雪峻和赵如水也迅速挽起裤管，把嫩嫩的脚丫伸进水中，他们的目光在清澈的水中游弋，发现小鱼、小虾，便急不可待地伸手捉，偶尔捉到一只，便如获至宝地将它们装进袋子里，收获颇丰。之后，他们在水潭边用石头垒起一个炉子，把一块瓦片盖在炉子的上方，尔后，将小鱼和小虾搁在瓦片上，吴雪峻负责生火，黑虎拿着小竹片在瓦片上来回折腾，赵如水则为他俩助兴，吹起了短笛。悠扬的笛声和瓦片上的缕缕青烟在空中飘荡的时候，奇迹忽然发生，赵如水养的那只白鸽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受笛声的牵引，从赵如水家里飞来，悠悠地落在赵如水的肩膀上。

小白鸽样子很讨人喜爱，小小的脑袋，长着一对红宝石似的小眼睛，浑身羽毛像雪一样白，头上的羽毛又密又短、厚厚实实、层层叠叠，翅膀和尾巴上长着又长又细的翎毛，像折扇一样张开。

15

小白鸽飞来之后，赵如水停止吹笛，她的手轻柔地抚摩着肩上的小白鸽，小白鸽则将自己柔软的身子紧紧地依偎在赵如水的脸上。

过了一会儿，瓦片上的小鱼、小虾熟了。

“开饭了！”随着黑虎的一声叫喊，停泊在赵如水肩上的小白鸽知趣地飞走。

闻到香味，吴雪峻和黑虎垂涎欲滴，欲伸手抓小鱼、小虾吃，却被赵如水挡住：“吃东西之前，先得把手洗干净，不然肚子里会长小虫子。”

吴雪峻和黑虎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两人洗干净手，来到炉子边，赵如水用小竹片夹起一只香香脆脆的小鱼往吴雪峻嘴里塞，塞得吴雪峻心里开出朵朵小花儿。

黑虎手叉着腰，等着赵如水也把小鱼往他嘴里塞，但赵如水夹起小鱼后，却是塞进自己嘴里。

黑虎顿时一脸郁闷：“如水，为什么不给我夹鱼？”

“你自己不是有手吗？”赵如水斜了黑虎一眼。

“那你为什么给雪峻夹？”

“他是新伙伴，对待新伙伴，就得热情一点。”赵如水朝吴雪峻甜甜一笑。

赵如水的回答让黑虎的心态平和了下来，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小鱼小虾，很快瓦片上的食物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吃完美餐，他们来到西子河边，吴雪峻悠然躺在沙滩上，望着蓝天上朵朵白云，听着河水撞击石头所发出的欢快声音，嘴里不知不觉地哼起了小调，五音不全的歌声响起的时候，赵如水吹起了竹笛，黑虎则在河边手舞足蹈……

那天，玩耍结束后，吴雪峻回到家里，一本正经地问母亲：“妈妈，什么叫爱情？”

刘晚秋被儿子这句话问懵了头，过了许久，吞吞吐吐地说：“爱情就是男女双方产生感情。”

“妈妈，我现在也有爱情了！”吴雪峻拍着小胸脯，大声说道。

三、爱情是杯醉人的酒

童年是一首浪漫的诗。

青年是一杯醉人的酒。

不知不觉中，吴雪峻、黑虎、赵如水都长大成人。

因刘忠德酿得一手好酒，他开的酒店门庭若市，吴雪峻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他还被望子成龙的母亲送进私塾读书，是村里不多的知识青年。与吴雪峻相比，黑虎就没那么滋润了，前些年，马场的马得了传染病，死去大半，只能惨淡经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更要命的是刘才德去年得了重病，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了，此后，黑虎的生活越发捉襟见肘。

那段时间，不为衣食发愁的吴雪峻喜欢到马场骑马。只要吴雪峻来到马场，千里红总会像见到亲人一样，身子紧贴着吴雪峻，吴雪峻一边伸出手轻轻地抚摩着千里红，一边在它耳边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语。

17

后来，吴雪峻从黑虎那里买下千里红，在家里专门为千里红搭建了马棚。闲暇的时候，他时常骑着千里红在马场奔跑，随着年龄的增长，吴雪峻越发喜欢骑马，马背上，心高气傲的他喜欢用“一览众山小”的目光看风景。

远处的山、近处的河、脚下的芳草，在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吴雪峻眼里，都是陪衬品，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人物，纵横驰骋在广阔的战场上。战马嘶鸣，抖出军人的雄风；青锋出鞘，漫出行伍的锋利；刀光剑影，映出军人的铮铮铁骨……

英雄梦就像美丽的肥皂泡，当肥皂泡破灭的时候，吴雪峻回到现实之中，目光很自然地移到如水家的那个小阁楼。

似乎心有灵犀，每次吴雪峻向小阁楼看去的时候，小阁楼的窗口总会打开。赵如水玲珑的背影悠然撞进吴雪峻眼帘，她解开脑后的发网，沉甸甸的头发便如瀑布般哗啦啦地散开，遮住她的背，她的右手娴熟地拿起梳子，左手把头发绕过肩头，揽在胸前，一绺绺、一节节慢悠悠地梳理着，优美舒展的梳头动作，如同一首小夜曲从吴雪峻心尖缓缓流过。

梳完头发，赵如水掉过头，如同一泓清泉般展现在吴雪峻面前。

“如水人如其名，活脱脱就是一个水做的姑娘哟！”吴雪峻心里发出感叹。